三才廣志

母子

要語

詩經凱風母氏劬勞又云母氏聖善

陟岵靡依匪母

蓼莪無母何恃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

衛風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

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公羊侍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列侯妾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稱太夫人

李斯上書慈母有敗子

事實

壽母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蔡順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噬其指順即卒棄心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噬指以悟汝耳也

倚門而望

見母倚門下

嚙臂別母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母西河守

珍饌供母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謂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拜之曰卿賢哉乎因令勸學以成德

誨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欽以鉤黨亡錮黨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聞之自詣
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為流涕
孝死詔獄年三十三

母為賊刼

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劫質載以擊苞苞悲號謂
母曰欲意微祿奉養不圖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
妻皆被害至葬訖曰殺母以全
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失母失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辭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剗逆賊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
此別遂詣曹公

截髮待賓

陶侃家于廬江之尋陽為縣吏孝廉范逵常過侃家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
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而去

母期子貴

氷筯 南史萬歡明母病安侍半載晝夜祈禱積寒敵明下淚為之氷如筯頭上叩頭血亦氷不流後其母遂安

當歸遠志 姜維天水人阮降蜀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刻母形 丁蘭少喪父母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時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啟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歸見殺張叔郡縣嘉其孝遂上之圖形於雲臺也

杜曰悲慟

拔刀逐賊 唐僕固懷恩父子平史朝義還河朔者皆遣護回紇歸國過太原為辛雲京所拒閉關不備軍大怨積軍汾州遣子瑒攻雲京尚存焦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則以報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倚變禍且及我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七賊取其心以令軍中懷恩走以部曲三百走靈州詔葉其我歸京師皆曰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出本傳

捧檄喜動色顏

元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檄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毋奉賢良方正不就奉嘆曰往日之喜為親也

寄物瓶中

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與而衣祢衡於言云父之有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執熨斗銲褌

晉韓伯數歲太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不亦當煖

百官回班候起居

唐趙隱錄政他宰相及百官詣宿帝陞堂慶母繇宗試日宴懇忌奇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安於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

喜錄因平反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縣錄囚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異於他時忍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掃墓地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殘暑伯母數責延年天地神明大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則矣去汝東歸墓地耳逐歸後嚴歸果棄市

東海吳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
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

那得生寧馨兒

宋濟南于業性凶悖其母疾篤召之帝曰病人多鬼那得往其
母怒謂侍臣將刀來破我腹那得其生寧馨兒

秤槌中走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大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
投之中副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出記聞

杖碎金魚

陳康叔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荊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
政堯資云每以弓矢爲樂母曰汝父教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吾

行人專而務一夫之勇豈父之志
即杖之碎其金魚也出燕談

剪髻

杜甫詩送王珪之後云家貧無供給客供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
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市易充沽酒上云上下亂宜

興侯侯秦王時在久其氣驚尸觸及呼正魏
初尚書戲台斗此錯珪母之賢也

刺血寫經求母

朱壽昌孤血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後得之蜀中東坡賀之以詩曰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傷我心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見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譏穎公封人羞自薦

子死於孝婦死於義

真宗廟有士人其母死乃號慟抱母屍而哭死其妻見夫死乃抱夫屍而哭亦既死曰此家人子死於孝婦死於義也

金花誥

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標袋贈以湯沐邑乃奉親之榮也出春明退朝錄

寄鮓

孟仁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

飲酒嘗吐

蔡順事母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嘗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出先賢傳

傷慈忠孝

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産子憂不能謂其妻曰傷意以忠孝吾無恨也遂之出見子野志略

投魚寄母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盛魚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此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聞者異駭出蕭廣濟孝子傳

窺與游知貴

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觀盡曰二公客輔財汝貴不疑

與李杜齊名

漢大誅党人范滂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可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再拜而辭李杜李膺杜密也

雙魚躍水

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冰解雙魚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雀飛入幕出晉書

忠孝不並立

桓彥範誅二張也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隨時進菜

羅威守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為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其菜珍味隨時進前也

得瓜未嘗先食

殷仵而勤原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瓜菜可啖之物恨而進母未嘗先食出孝子傳

露集烏翔

林攢母亡作冢居其右有白烏未嘗露降觀察使李君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歸攢天曰天所降露禍我耶假而露復集烏回翔詔作而闕於母冢其前又表其閭時號闕下

非母賢不能成子

杜棕牧澧陽出詞李宣古教啟燕飲戲謂傳慢杜不能堪使辱之長林公主出而救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道易長而走中堂長林諸為書具狀述也宣古云詩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會眾夜深拋贊令武來投去使人勞公費之後二子齊休傳休皆登第人曰非母不能成乎

父道

父字解 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從手舉杖徐曰指事釋名云甫乎始生己者也

父字類

曰考死曰 曰娘父也 曰爹父也侍可切北人呼父曰 郎罷閩人呼父曰 耶俗呼父也 曰尊稱父曰 家公稱父為 尊人稱父 家君稱父曰 嚴君易稱父 嚴親文曰 大人稱父為 何大晉人呼父 尊公稱父曰 爸滿河邦父曰 曰奢之荊邦父稱 何伯吳人稱自

要語

易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貽厥孫以燕翼子

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春秋左氏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禮記幼子常視無誑

名子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

女異長女子許嫁笄而字

知爲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

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

恭敬而温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

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

子以覩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徳成

凡世子擇於諸母與何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女愈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數與方名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節度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禮運父子篤

凡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曲禮父子非禮不動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喪服小記父者子之天

易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者考無咎

儀禮父醮子命之曰徃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帥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父送女命之過曰戒之

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

諸衿鞶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孟子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

則離又父子之恩

說苑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

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已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悪少漸之以養使之早化

父母正則子孝慈

漢書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顔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

韓愈曰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

乃至長而性美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不能入也父母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姑息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張栻曰為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順曰人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父子之賢之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教子以五："莫其佻，實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發亦不可

人家子弟惟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利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事實

橋梓之喻

周公旦伯禽父也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陰之見梓穀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趨而過庭

列國魯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學詩曰乎對曰未也不能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禮退而學禮又嘗謂鯉曰汝為周南召南矣矣乎人而不謂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出世本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曾子有疾謂曾元曾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

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必朝服見之不名

漢石奮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少子慶為內史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不喜之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其兄肉袒奮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自家子孫為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出世本

賜金自奉

疏廣為太子傅以年老致仕歸鄉里日以所賜金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君歲餘廣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廣所愛所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有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以鄉人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也於是族人說服也

戒子不受

歐陽地餘事帝而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經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子孫以廉潔著稱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

恭慎威儀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卹飢寒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令無寡恨及病困又告之曰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自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靜以修身

三國司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亦時馳意於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可及也

未嘗有喜慍之食

晉潛國家務悉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爲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

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傲不可長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任總內外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造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疾篤遺令

後魏源賀為太尉疾篤遺令勑諸子曰吾頃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遇禍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直而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已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亦無用也

餘貲寫書

唐李襲譽高祖時權揚州太都督府長史所得廩祿散於宗親以餘貲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仕進吾殁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集古今家誡

旁云於治家有去處皆心諸不於修齊勢交人乃集古今家戒書為
冊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得此足意保守矣漢袁氏累秉忠節吾心所書

爾宜師之

御家以四教

王凝常居衆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四教也
勤儉公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不假垣屋什物
必堅卧曰毋苟貴也門巷果木
必方列曰毋苟亂也

家法脩敕

韋涉為吏部尚書家法脩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
必怡稍怠則立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日然息門賓客必允主之

最名有家法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
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不公綽決私
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
人執經史引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歸寢
諸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遇飢歲則諸子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
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吾肉非爾之食

五代劉玭之為縣令其子替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替于牀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為肉非爾之食也由是益力學舉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燕山竇氏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為顯官世稱教子必曰燕山竇氏馮道贈之以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株芳

以儉約率子弟

宋王旦相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學進士旦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嘗遷表不求思澤王母見家人服飾以過卽輒曰吾本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家人或有一衣稍花必于車中易之不使令其見焉

嘗訓子弟

楊愈嘗訓子弟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智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直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三子列侍

陳省華三子堯叟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

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大夫以為榮

所恃者公道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資緣攀而美遭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以

神明而已

焉可誑

家教毋誑

司馬光武也光武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為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父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光自是不敢誑語後光有成德者由不忘誑始

三十七字誡

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忘歿之後不葬於大塋之中也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

珙刻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凡十四字珙拯之子也

俾諸子坐於席隅

韓億教子嚴肅弟二子宗自京倅謁告省覲綜弟絳縝及從弟宗彥皆中甲科喜置酒召僚属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坐宗愿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得已詞之耳河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是務不舉也何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叨冒廩祿何祿報國必欲撻之諸子服眾之眾賓力解方已出世本

教之必有法度

張孟之有女幼最終文然終常受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飲羹許更益魚肉不許更益進時孟之已為侍制河北都轉運使以及女嫁昔希哲女之母乃其使由國夫人付也一日來視女見舍使有鍋釜之類大不樂來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教子之嚴

呂公著教子之希哲事循蹈矩規希視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特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著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

教三品

邵雍教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吉知禍也不善也者凶之善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曰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吉人乎

閨門整肅

故瑗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女雖父母在非既朔不許歸寧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若不須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娶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取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每戒子弟

范純仁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事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所有爲者亦若是胥也

安國戒之

胡安國其子寅彼名造朝安國戒之曰凡出身者本無至誠惻怛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分毫之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惡人小人吾惻憫之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貴賢甘如罪戮而不能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焉設入基上實處許之不擇也

僅立門戶

元董俊屢誡諸子曰丈夫見義勇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率人僅立門戶深頭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也爲累

廉潔自守

讀狄梁公傳

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皋夔稷契伊傅呂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廉潔自守

國朝王升其子璵爲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女爲官須廉潔自守貧者之常也古人謂平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師無邪有暇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貢附于二三放川椒一二觔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較也後璵坐事逮繫刑部徵者以得所奏

〇廣志母道卷之四十八

母字解 說文母牧也從女象懷子形一曰象餅刑食頤篇云其中兩點象女之乳喻鎮摹也婁而前幕也

曰 先曰ㄱ 曰媞 音是江東呼母曰｜ 曰㜷 民卑郝齊人呼母曰｜ 曰㜩 子孫母曰｜也 曰嬭 音乃南人呼母曰｜ 曰姐 蜀人呼母曰｜ 愛姐 漢陽人呼母曰｜ 慈親、｜ 母曰 娘｜ 母曰 尊堂 稱母 曰嫭 早益切母也

曰庶 父之妾為庶切 曰繼 母死父後娶者｜ 媓 音皇母也 曰炒 音㐱母也

要語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歲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顔之推曰教子嬰孩在始子之初生也

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傷詈父母毆繫

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辨好惡

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也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

復制發忿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

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方愨曰出

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

其實之讓也

丘濬曰按內則所言教子之法自能食自言始其教言自六年以至七年而後止而此所來止於十歲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蓋就外傳以後則其所學皆屬於師友而不係父兄之家教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

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醯禮相助奠

輔廣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方氏曰不出謂常在閨門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奠之於神焉

吳澂曰籩豆菹醢者籩豆菹醢謂以菹醢實以籩豆也納其酒漿於尊罍實其菹醢於籩豆也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將禮之時即相長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

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均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為於其心矣

視之巳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稟氣之初責得其正則五事之用無不
出於成而失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育其正性戕矣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正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閑
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
多有德也夫內外相交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立必正防不傾聽則敬以
直內而無傾邪之態也
馬晞孟曰能而已之則俾其手近而語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揖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
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
而德彌卲者蓋出於此也

王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鄭玄曰裘帛溫陽壯氣也絇屨頭絇也
丘濬曰按此古者家教童子之禮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妊子之時必謹所感於物
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
正事如此則子生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為教方其子在包胎之中已謹
其所感及在子在孩提之曰尤謹其所示稟之初者純全而無偽奏之
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必正色所言必正禮非但
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養其身而又養其心古之人家其豫於教者如
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於學校服亦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
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智力

子爲然而凡人家女子在家者無不孝待已者無不真爲人妻則可爲人母則慈上至宮闈下至閭巷若賤若男若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矣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范寗曰羈貫爲交午剪髮爲飾成童謂八歲以上也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祥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而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

則至於狗私意義理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

所接而長

丘濬曰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熹亦未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則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孩提之時元氣未漓天真未散善性未斲精實未開當此時而開道之則順而以過此時而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者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乃驕惰二字其病根也丘故擇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其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邪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讀可以除去仕盛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以上人家教

事實

歜之家而主猶績

列國魯敬姜者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也伯文退朝朝其母其母乃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母猶績之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日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故是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玄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大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吾發先人尒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成先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三遷之教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君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君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戲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君子也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之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之既長就學而歸母問學所

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断其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断出之既長就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其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断出織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大儒

芒卯後妻

魏芒慈母者孟陽氏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其令三子不得與前妻中子犯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朝夕勤勞以就之人有為慈母曰子不愛母何為勤劳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但無義何以立於世遂送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立其親附慈母雍雍若一

出左傳

齊義母

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理訊之彼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

也乃救殺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相相召其母問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夫少子若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子夫前妻之子也夫疾且死屬妾善養之受人之托豈可忘且殺凡活弟是以私愛發公義也皆言忘信是欺死者也泣下枯襟相入言於王王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母

公金賜其母

田母曰田稷子之母也稷子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之對曰誠受於下其母曰吾聞其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事不許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子而事其父也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之才非吾有也不養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慚心而出反其餘一字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金稷之子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其母

倚門而望

王孫賈之曰當徐閔王淖齒作亂王出奔賈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返則吾倚閭

而望女金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向何歸賈乃入市中
淖齒亂國設問殺我諸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
誅淖齒剌而殺之

母有賢德

楚孫叔敖母有賢德叔敖為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兒埋之
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蛇者死今出遊
見之母今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而埋之矣母曰
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人除百禍尔嘿
疾必興於楚其後
叔敖為楚令尹

知子不如父

趙馬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孝成王時攻秦趙王使括代廉
頗為將君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有者以百數得賞賜盡與
君吏士大夫受命之曰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
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後括果敗秦射殺之卒四
十萬皆降母以誅得生生

伏劒而死

漢王母 母楚漢相爭時陵嘗聚党數千人屬漢王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使延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

陳嬰母

陳嬰母素名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嬰爲長者善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又欲立嬰王其母止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成事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已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以兵屬項王爲勤也

母有賢行

雋不疑母有賢行武帝時不疑爲京兆尹行縣囬徒還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則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嚴延年母

嚴姬者河南太守嚴延年母也延年每論流血數里河南號為屠伯母嘗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汝幸備郡首不聞人愛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伏罪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何殺吾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海豈不稱母賢

織屨以給

翟母者翟母進後母也方進十二三失父歸母後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博士受春秋積餘十年經學明習後為丞相封高陵侯既富貴而後父尚在供養甚為嚴

斷葱以寸為度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興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太守詣廷尉獄與主簿及掾吏五百余人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遠至京師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因食味美織母所自調和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作女誡

曹世叔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有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昭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淵訓將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辱宗族作誡七章曰卑弱曰夫婦曰敬慎曰婦行曰專心曰曲從曰叔妹昭情女各寫一通馬融美之令妻女習焉

范滂母

范滂母有賢行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聞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子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循泣

衣食資供兼倍

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常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道之使其自遷善也乃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異興疾

廖呼三弟謂曰雖母慈仁出自天爲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無道益隆我遺過亦失深已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訓道愈明並爲良士

就養遼西

趙苞母就養遼西爲鮮卑所掠苞舉兵出戰賊出母以示苞母泣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故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有勉之苞即戰賊母卒遇害

詔令褒楊

姜氏母者撫夷將軍姜叙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叙時屯歷城母亦在焉叙姑子楊阜爲康從之事欲爲康報仇過歷使叙言康被害及陰異中之難母聞之謂叙曰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汝無顧我事淹使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進兵攻超超自出襲叙至歷城無備執叙母母怒罵超超殺之事聞詔令褒楊

有才鑒

三國魏羊琇母辛氏有才鑒鍾會為鎮西將軍諸琇為參軍母云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至孝於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思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遣人從學

吳孟仁之母遣人從學於南陽李肅家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厚褥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仁為驃騎將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曰而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可泣也據亦精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知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哉

識鑒過人

晉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竟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以吾老為

慮也仍賞其所服環珮爲軍費發其家僮令隨渾助戰焉

平鄉武昌侯大夫人

使結交勝己者

陶侃母湛氏生侃時貧每績紡資給之使結交勝己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母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殽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必賢侃後爲尋陽縣吏監魚梁以一坩作遺母母封鮓乃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遺我乃以增吾憂矣

紡績無廢

韋逞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受之并以其書付焉其父適韋氏生逞幼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紡績無廢逞則學逞名立仕秦主苻堅爲大常堅嘗往太學問博士經典乃閔禮樂遺缺博士盧壼進士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受後生於是坐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爲宣王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書

善於綏接

南梁王僧辯母魏氏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入外莫不懷之初生辯以罪不獄天下流淚從行謝罪及僧辯勉夫人深相責勵辭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君烈非但保祐當正亦乃受流子孫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

謂爲明哲婦人也

以身化之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爲清河太守每見疑獄常見請爲其兵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見面小人未見禮敎何足責哉但呼其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之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爲溫凊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令崔氏曰此雖顔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

亦之終此孝聞

爲書諭子

隨鍾氏雄母蔣氏士雄初為陳伏波將軍陳以事雖須南首師虜其天傾質蔣氏於鄴下及隨平江南伏以恩義啟之乃遣

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爭作亂率兵攻戍遣人召士雄
氏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陽都備嘗辛苦今逆豎亂
母子聚集設身不能工報為僥逆或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
殺汝前士雄遂止復給子茂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
敗朔廷聞而嘉之封
蔣氏為安樂縣君也

性嚴明有節操

鄭善果母崔氏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善果
以父死王事方數歲襲開封縣公年十四為魯郡太守每出
聽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則談
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則還堂泣不食善果歸伏床下乃謂
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徇國吾望汝副其心汝不知禮訓何
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則束以禮誨長則勸以詩書重顧
左右曰其
孟母也

中足流血

冠準母大夫人性嚴準少時不修一節頗愛飛鷹走犬丈夫人
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已下
每捫其瘡
痕輒泣

有賢德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荊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用當孔道過客以而善射莫不歡似服母曰忠有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隋地正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親教讀書

歐陽修幼失父其母鄭氏親教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修書字嘗謂曰及父爲使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而莫吾閱之則曰死獄曰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求死者皆與吾爲限也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修報之終身也

當損身以報國恩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偏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稅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

而夷得汝幸居此地當損身以報國恩至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命在戰正色立朝面折近習人目之為殿上虎

勿以吾老為念

韓賢母者肖胄之母也肖胄琦之曾孫紹興三年以簽樞密院事充通書問使將適金其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弗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大夫人也

輒於屏間竊聽

吳賢母謝氏毋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或聞言及人長短怒者賀一百一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而苦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知道哉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沒

輒於牕門聽之

張奎母宋氏當親教奎與其次子亢讀書客至輒於牕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章政事則為設饌或閒話諧謔則

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杖之遂不復飲終身矣

勿以未亡人為恤

元姚天福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家私委質為臣當盡所長以事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曰由生之年大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履顛危不為親累我以聞世祖歎曰大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帝嘆其賢

薛闍母姚李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李氏入奏會世祖征西域惶太帝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及第還姚里氏男次子善哥鐵哥見帝於河西請以薛闍襲爵帝曰薛闍從闍征西域積功為當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當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滅天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闍襲爵

拜住之賢母之訓

拜住母怯烈氏有賢操拜住為太常禮院使年方二十吏
就弟請署字適在後閣因郡戲母勵声呵之曰官事子治
若爾所為豈大夫事耶拜住深自克自一日入内侍宴
英宗强以數爵已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汝當日益戒
懼無酣于酒拜住
之賢母之訓也

鞠之無異心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也生一子與妻子俱幼閨夫病且死屬
柴氏鞠之無異心閨夫死家惠曰從柴氏辛勤紡績二子就
學至中正戚佗晉寧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戕其家及
官軍至福許其字連柴氏長子發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
泣許曰住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如罪可加於
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叉詰次子非柴氏所説之四因始
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
起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之志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時人皆以
為難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業也

○廣志卷之四十九

子道

子家解 說文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廣用子息也偖偖嗣也又男子之通稱人呼古曰止者人之皆稱

子家類

曰冢子 長子也 曰家相 以相家事也、、長子 曰兒 父呼子曰丨

小兒 父呼子 曰嫡 長子、、 曰息 子也 曰囝 閩人呼子曰丨

曰家督 陶朱公稱長子曰丶丶 曰孥 子也通典曰妻丨

曰庶子 衆子曰丨 曰兒子 子也 曰孽子 妾子曰丨

曰孽 支子也 曰孽庶 旁生子曰丨 曰豚犬 呼子也

曰阿子 呼子也 曰存 楚人呼子曰丨

要語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書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無怙無父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春秋穀梁傳曰孝子陽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夫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言不惰琴瑟御不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
至引怒不至詈疾止復故○仁人之事親也知事天事
天如事天○庶子之正於公疾者教子以悌孝睦交子
愛明父子義長幼之○子士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
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婦事
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
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
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
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卒
授巾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

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父母舅

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

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

獨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

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進

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

對進退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

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

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

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子婦孝子敬者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
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
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后復之○父母有過下
氣怡色柔声以諫諫若不如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里寧孰諫父母怒不說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
庶子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愛之不棄子二妾父
母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事父母所愛
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
妻父母事善事我于行夫婦之沒身不衰父母雖
沒將爲善師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怡

父母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思介婦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敢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巾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

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馬○君子之所謂孝者先諭承志諭父母於道○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之至於犬馬尽然而況於人乎○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圭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将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
及其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有三小孝用力
中孝用勞大孝不匱○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
惡之懼而不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遺父母既沒心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謂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以先父母之遺
体行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
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終矣○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也而時尽此三大者孝子之行也○養則稱親適則稱己則民作孝○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君子無不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而復世親傷其親是其本其本枝從而亡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孟
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
之憂孟子未仁而遺其親者也○君子不以天

下偷其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五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孝之至莫大乎尊親○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為由生也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以事親中於事君終於事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事愛敬死事戚

荀卿曰勞苦彫碎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行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

仁莫能行

楊椎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〇至孝矣一言而
該聖人不加焉

歐陽修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
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無於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
亦然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
事畢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声
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
許苟於事無大害亦當典從若以父母之命為

非而直行己志雖非耕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足乎

程頤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張載曰事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行聽以無声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

不可而違也呂太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
大乎順親故仁人也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
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
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
行莫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
道必自妻子始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盡其
道謂之孝
弟熹曰夫人一身推之則身者之父母血氣以生者

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不盡其道

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矣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孝

古今是實

清朝履霜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爲後母所譖而見逐乃編芰荷以爲衣采
楟山梨木名花爲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歎從親之令不敢

有怨

未嘗君之羹

列國鄭穎考叔爲吏谷封人初莊公以其弟共叔段之故寘其
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
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
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染也耽耽姜出而賊大逆之外其染也淺逆焉母子知初

吾從其治命

晉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不私其父

楚石奢昭王之相也奢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正不孝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追而弗及不當服罪子治其治矣奢曰不思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知之惠也伏誅而死臣知職也遂自刎而死

作嬰而戲

老萊子年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作跌仆卧地為小兒啼雖於親側欲親之喜

欲養而親不待

昔皋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泣悲也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泣血三年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哀悲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皋之執親大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善居喪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為親負米

仲由孔子弟子嘗曰昔者由事二親嘗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母在一子寒

閔損早喪母聚妻後生二子衣綿絮父冬月令損御車体寒失靷父察之欲遣後妻損啓告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单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必請所與

曾參哲之子也参養哲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問有余必曰有皙嗜羊棗参不忍食羊棗常曰吾父親十二三釜而必楽後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参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於足啓於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下堂而傷其足

楽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以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楽正子曰善如爾之之問也吾聞知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可虧其体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曰跬步而不敢忘也今子忘孝之道而矣有憂色

泣杖

韓伯愈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愈得罪母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故泣

思食鹿乳

剡子父母年老俱患雙目思食鹿乳剡子衣皮入鹿群之中以取鹿乳獵者欲射之告訴乃免

奉母盡孝

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武帝元狩中父為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懷於母閼氏并弟倫俱降漢未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帝遊宴見日磾奇其狀貌并為馬監遷侍中附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既死君圖其象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夫閼氏日磾過見畫常拜涕泣久乃去帝愈厚之

刻木

丁蘭年五十喪母以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以身作奴

董永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葬乃從人代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

父畢遂償其妻詣錢主爲奴主曰本然一人今何有二永
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而主
曰爲吾織絹若干即放
爾及織絹足而放之

掘地得金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以備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
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常得地金一釜有券云天賜
孝子郭巨巨不收問於官官依勝題還之
遂得供養母

採桑椹

蔡順小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返噬其指
順即心動馳歸問其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吾性
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賊問可以順曰黑
者奉母赤者自食遺米三斗與食母及年九十以壽終
來葬里中失火過其舍順抱棺號
哭火天火過燒他舍順獨得免

求蔡

劉平更始天下亂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匿野澤中平朝
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首曰今但爲老母求蔡老母

待年為令願得歸母食畢還就死因涕泣賊
見其敦誠哀而遣之

行傭以供

江革少失父與母居遭天下亂革負母逃常採食以為養
數遇賊欲革將去之革輒涕泣求哀言老母無氣虛弱有足
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以難
尋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鄉黨稱之
曰江革孝

抱持棺柩

盧范父遭亂死於蜀范年五十許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
張楷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父喪歸舟載
船觸石破持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脉遂註免於死移時復甦以交持前貲物送范范又固辭
因名抱
棺柩

好飲江水

姜詩值年荒與父痛作養母賊經其里東兵尖步知不可
驚孝子母好飲江水詩子常取水溺死夫婦痛之恐母不

詩云孝行一感泉湧出飲則味如江水每旦出鯉常以供膳也

喜動顏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其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甫坐適至以義守安義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士車徵皆不志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夏扇枕席

養其父供服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身溫被後聞名於世官累遷至尚書令

旦入酒掃

薛包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公出知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酒掃父怒又逐之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母自以草蔬與客作飯林中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也

輒三日不食

中書踏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
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

未嘗解襟帶

蔡邕性篤孝母患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
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
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

方寸亂

王國魏徐庶初從昭烈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辭昭烈而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
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於
益無事請從此別詣操

爲罷社

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修感念母哀
甚隣里聞之爲罷社因明罷社

竹林中泣

吳孟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凍無笋宗
往竹林泣而告天有頃上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

母食畢而病愈皆以爲至孝所感

懷橘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六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涕泣著樹

晉王裒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衆曰近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示不臣以晉也

湯藥必親嘗

王祥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以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天寒冰凍祥解衣臥冰求之冰忽自解兩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數入非入其幕獲以供母鄉里驚嘆

以為孝感所致母三十餘年始出
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負土成墳

山濤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禮孝道四十本道廬為尚書
吏部後遷尚書濤以母老心在色養旦夕不廢後轉太常卿
以就不疾母喪濤年六十居喪過禮
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時人稱之墳

賣筥養母

庾衮少時諸父並貴盛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父亡作筥賣
守貧約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欲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
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喪居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
欲進飯者衮每曰已食何感為設或有斬其墓柏衮知其
誰乃召鄉人集於墓而自責言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
之不謝不能況先人之術衮罪也父老感亦為之垂泣
自後今莫
之犯也

行人流泣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流泣而奉母備盡孝
道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賢明婦也每聞隱之哭

声輟食漫筋為之悲泣自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曹當孝
如也筆人極康伯為吏部尚書有隱之遂揖清激人流
涕

冬思生魚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每至忌日悲啼三日繼母
卜氏遇至無恩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夾其衽母聞而
問之延中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思冬思生魚使延其而不
獲杖之流血延循汾水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跳出冰
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
則身温被卜氏心悟無延以生

純孝里

南宋鄱宗遭孫恩之亂秋黨攻破烏城村邑綜與父驃年老
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吾不能去汝走何脫幸勿祖死
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
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也兒賊因
斬驃綜抱父於俊下賊斫乃止父子並得免文帝時改其里
田純孝里蔚祖布三世

晝夜號哭

何子平事母至孝回深虞令得祿難以養母不及妻子人宜其含蒭而問之子平曰布祿本在養親不見回已問者備而退後去官衣服踰里而東上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而日枯之曰冬不衣絮夏天自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蔡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致為帝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復蔡興宗為會稽人太守甚加矜賞營家壙也

棄官歸家

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入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人悉驚其忽至特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數取嘗之未嘗甜滑心欺愈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也

殆將滅性

梁吉盼年十一歲遭母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天監初父為吳興原卿令固吏可誣建詣廷尉盼年十歲泣歧路祈請公卿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盡自引咎當大辟盼乃過登聞鼓乞伏父命武帝以其衆幼疑枝教以仁勸廷尉

恭法度取其宜夫法度多方曾謗紕竟無少更法度以一
問宥帝乃其父

遠近取求

脉段不言性至孝居父憂過禮平江陵夫母所在於石甚
寒雪凍老弱死者滿溝壑不言行哭道路遠近尋求
見死人中即投身扶拳閉視拳体凍畫水漿不入口號泣不
輟如是者七日如得母屍而哭母拳抓蓉絕行路皆為流
涕即流陵權賴涕不按為武令道路久不得奔赴晝夜
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礼及母柩埘至身自負土
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
不食人謂其兄弟之孝也

髮盡禿落

隨華秋幼忠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債以養其母患痛疾
容貌毀瘁鬚髮頓改及母終遂廬墓節沐髮盡禿落廬於
基側負土成墳郡縣嘗大饑有兇奔入秋廬匿其勝下自
是嘗宿廬中訓讓左右大業初郡守嘉其孝成以聞
詔表其
門閭

賚物百段

唐陳叔達武德間爲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蒲萄
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奉之帝流
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
賜之又賚物百段

作蓮花賦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四
詣司隸理冤辭對哀暢無可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
成合台莫不歎
又訟遂得直

表其閭

張志寬居父喪毀州里稱之王君郭兵略地不略其閭後爲
理攷忽詣縣稱母疾帰急令問狀志寬對曰母有疾志寬
輒病是以知之令謂之妄繫于獄驗如言乃慰遺之母終
負土成墳手植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安邑弔之拜員外散其
常侍賜物四十
段表其閭

遺寢壯粥食

房玄令爲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
王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大宗合騎常侍升

自就知寬釁還寢牀帷食豆粥

哀泣求屍

王少玄天隋末兵亂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少玄即哀求屍特野中白骨復衆或曰以指血漬而滲者父肉也少玄縊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墳弥年乃異共觀中州言狀授餘王府參年

獸逐奔走

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致父為獸所噬即叫以號伏擊之獸隋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之謂仕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致孝事殊深可嘉尚授文休郎賜物五十餘段

白雲孤飛

狄仁傑為并可法曹參事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大行山觀見白雲飛為左右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力得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荀達顏色

李廻秀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
不樂廻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妻事姑苟違顏色
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狗
帝以旧孝感表其門閭

庭中木連理

張九齡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玄宗時出為冀州
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從貴可兼嶺南
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制誥數出歸養居不出以其弟
九皐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者家廷中書郎以
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
側白鳩白鵲巢家樹

藉無茵席

元內秀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右左自負母京
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煙煤下見字

杜羔其父任河北尉而卒兵亂不知所立高徧求不得獲
憂號終月後隨從兄兼任澤窺曰後隨從兄兼任澤潞
判官羔嘗鞫獄二處羔立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詩曰此少年
狀貌類吾夫左右以語之乃羔母也迎而侍歸又往防

父墓邑
中故宅

就補牙職

五代唐張藏英本族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
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乃敎之不死為吏所執郡帥趙德
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方求為
關南都巡檢司徵役挈遇匡伺其出擘仆地割其耳噉之
歲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數之亦肉其肉經三日
鄰其心以祭即止官首服官請而食之燕薊目為報讐孝
子

刻木招魂

宋王熙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本家被掠熙即棄妻挺身以
契丹貽父母累年不獲迹淄川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盡
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動行路嘗不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此
於人可乎遂斷絕遊宴不畫一策干何承矩耿望永威違
復佐不用乃於城東南累事自操謂之
蕭室掩其戶而坐

未嘗離左右

顔忻早喪父事母至孝雞初明且冠布卒妻子指母之室問其
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疾忻羊亭不入着
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燭不假
綫終年十九一無疾而終

共食粗糲

許愈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耳目父之所欲如此無
遠邇必至之於妻子供食粗糲屢久事父必盡珍異常
示豈厚恐貽父憂父鄉閭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
八十謂愈曰親汝登科之後沒于地下足矣大中祥符七
年愈果登第授岑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曰
父疾沉篤愈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其技愈曰
澣濯於家人之子慮其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
由地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心動

司馬池少喪父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
心動夜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
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
止以母逝告遂號慟歸

獲魚歸羨

查道父死方爲滑州營亭書記道推至孝在滑州母族調
煎藥刲經旬不寐因思鱖魚求莫能得道詣黃河祷而
釣焉因獲魚携歸爲羹母食而疾愈
親喪口絶葷羹難深

豈可重於禄

范純人登進士第調治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
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仁純曰豈不
重禄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養焉趙槩知制誥日
時郎記當進階封旦任一子京官槩乞回其恩封母郡太
君宰相謂槩曰公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八十二朝夕
不可期頗及今以爲營喜之後遂以爲例与高若訥同判
流內銓若訥言雖常知首本閣母病不得出發不能生槩
嬖然即以侵親逆除蘇州

詔再不力辭

留衛爲相以世喪去位時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尋下
力辭未有引事却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任天下
而爲門內之移勝所不敢也旦命中之人皆衛起復通就
不得先還衛復抗章不就

天子開霽

歐陽脩為南京留守母沒長葬吉之永豊瀧岡將與從忽塗兩弥月脩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惧里之老父告曰卿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北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爲禱乃爲文齋謁而謂之翌日天宇開霽如克奉事人皆以孝感所致

殯不可辨

張知白九歲其父終鄆州殯於物寺及殯州丹宛河北寺自多頗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科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北恍然識其處既法其衣含皆可驗衆雜其誠孝

夜常十餘起

李瑗幼失父宗若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為業家稍豊厚孝心亦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之曰汝未年而力頓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瑗曰凡母之所欲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知獨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瑗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之以奉瑗瑗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瑗曰萬誘其葺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使讀孝經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極謹嚴具公裳定省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養之至飲饌皆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親率家人侍左右為兒戲或謔歡以悅之李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母入京師母卒水漿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

棄官入秦

朱壽昌年七歲父巽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壽昌知廣德軍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歲余矣雍亦明送以其事聞召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遂得腸疾

司馬康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食口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表皆明礼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君廬蔬寢於地遂復疾服除為著作左侍郎兼侍講致以復疾終公卿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出左傳

有子

要語

易蒙卦子克家

蠱幹父之蠱裕父之蠱

禮記洛誥篤前人成烈

冏命克紹先烈

棠華維其有之是以視之

祭義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已

樂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公之子必學為

箕

陶淵稚子候門

韓愈馬公墓誌

姆抱子幼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

詩

事實

才子八人 昔高陽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五世傳一子 楊雄傳寡至季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楊於蜀

各守一藝 鄭尚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必興吾門 陳郡為児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児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曹公攻濡須濡孫權拒之乘輕舡入曹公軍还作鼓吹公見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兒出吳志 梁帝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吾兒豚犬耳出大書

荀氏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為少

梁陸琠幼聰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褚淵嘗謂仕方父蓬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頭角嶄然

柳宗元少精敏建其父將雖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仲謂柳氏有子矣

令子

鄭餘丁涇為有右趨闕敢言無所為憲宗謂餘慶曰涇卿令子孟勝直臣也可更相賀

聳壑昂霄

高季基見房元令曰僕閱人多矣未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西平有子 見父子門

韓氏八龍 韓宗八子時以比荀氏八龍見教子門

無子

要語

孟子離婁章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梁惠章老而無子曰獨

李密表内無應門五尺之童

得亟來二字

康伯虎父遊瀘卢伯虎兄弟居母表於於丹仙伯虎夜半歐弟康曰吾夢收父書發之術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康未及應白虎書曰吾夬以起裹糧黎明走洪川鯱舟過江張容丹嘗餞岸不欲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點着持小紅擊槳中悟以學利不許白虎趨入舷中叱僕大呼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文果疾甚見伯虎其敘其告之是曰病少間伯具舟持父歸扶出左侍

滌溺器

黄廷堅為大史性資孰孝奉母安康郡君每夕親為母滌溺器未嘗頃不供子職故史傳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云

扶夜上下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令裯薄厚衣服寒溫桑石精粗飲食甘否柳髮剪爪整冠給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皆宗時登進士第以親內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皆從謂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遜義而釋

楊希性至孝每自外歸必市酒肉奉以二親未及嘗妻子詔五年大亂為親負米百里外過寇之遜不遜欲兵之希慟天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遜義而釋之也

斷薪養母

朱泰家貧斷薪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奉服食粗糲娶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門憩于山是遇虎